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九

十

醒心詩序

醒心詩者吾

師龍江先生所爲醒人心之迷也靈明一竅
同體太虛出有非無離無非有非無非有
是謂真心號爲人者無以異也微獨人人
三教聖人無以異也衆生冥蒙在世混世
遺世出世自喪其真日逐于沉昏之境皆
所謂夢耳不有大覺孰喚之醒吾

師之教首以立本次之入門次之極則曠然



引于大通而其爲詩微吟浩歌託興寓言
統以抽洩秘藏標示正覺如曰自然曰無
着曰禪曰靜曰反曰逆曰先天一氣曰顛
倒陰陽無非所以醒發群迷而使自得其
本來之真心也蓋覺世之心切而滅度之
功弘矣要以醒人者心而心有在乎醒心
者詩而詩有詩乎詩而無詩心而無心混
混淪淪歸于太虛此乃吾

師所爲先醒者乎誦者繹其微而有得焉庶
亦可以脫夢而之醒矣若鳳忝聞教鐸
猶存乎夢醒之間者也

萬曆庚子秋八月旣望門人陳韶鳳百拜
謹識

對精

善習無七殊八凡。須望門入刺。暗鳳百平。

謝奇子愛。雖之關。亦也。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醒心詩絕句

八十一首

陳韶鳳命梓

悟入風花不盡詩。狎情鷗鳥坐忘機。欲將三教明歸一。漢代由來有是非。

只有金針解指南。由來三教不爲三。虛心每愛孔夫子。問禮殷勤向老聃。

下有魚兮上有鳶。道散兩間只自然。生生化化元無盡。一物由來有一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予欲無言任自然。何人會

得無言處。始識仲尼是一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魚躍鳶飛。總自然。兩間不盡。鳶魚意。淵外淵兮。天外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下躍上飛。孰使然。自躍自飛。自上下。下忘淵兮。上忘天。

三洞由來在我身。欲拚人境却非真。天台此去無多路。只是世間出世塵。

春風閒卧白雲溪。蝴蝶飛來我是伊。生死分明通晝夜。紛紛夢覺亦支離。

睡起凭欄看月華。疎松影裡盡煙霞。春風自有真消息。不向西園問落花。

誰解先天不屬氣。渾然無物物從生。本來元是清虛境。白室天光宇泰寧。

人生何地無曹溪。彈指不勞身已西。自得兩輪日月在。春風到處有鶯啼。

誰識西來一法身。有相無相却是真。秋風何處一聲鶴。獨坐空山月正明。

若識衆生卽是佛。不勞持戒自心平。禿顱枯

坐有何益。自性西方總未明。

空齋獨坐菊花天。淡酒數甌正好眠。無思無慮元無著。自證自脩只自然。

何思何慮只寂然。儒家靜卽佛家禪。行亦能禪動亦靜。由來三教在心傳。

行亦是禪卧亦禪。曹溪恰恰有真傳。此身不信元清淨。請看蓮塘出水蓮。

儒門反卽玄門逆。逆亦脩爲反自然。了得自然真性在。反成堯舜逆成僊。

龍虎汞鉛空有着。卦爻斤兩亦支離。若存會得綿綿意。正是勿忘勿助時。

盡心知性有誰知。了性明心便屬疑。未明心性元無物。獨坐深山總是馳。

隨柳傍花願不違。清風明月許誰知。滔滔浩浩長江水。正是僊人吹笛時。

一氣天然相始終。屈伸闔闢自無窮。徘徊雲影天光外。自在清風明月中。

火風地水却非真。住世百年有此身。若道此

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

學問能求。心放逸。便爲主敬實工夫。始識紛
紛爭辯者。支離元不是真儒。

黃鶴樓前笛一吹。鶴鳴鶴舞鶴相隨。多少玄
門搬運者。豈知得一在無爲。

摩詰惟知了佛性。在家何異出家人。避塵笑
殺坐園者。心地未明總是塵。

悟入先天一也無。本來元不費工夫。十年孟
浪成何事。贏得心中一點虛。

只煉心頭不入山。山人何意在人間。若能動
靜渾忘却。閒在忙中始是閒。

若能了性便如如。悟入先天自太虛。雖在世
間綜世務。不妨出世是丈夫。

我未生前天是我。我既生後我是天。浩然充
塞兩間外。造化幾微只一圈。

物不自私物亦我。我能廣大我亦人。乾坤父
母散殊在。一氣氤氳屬此身。

正已便須要正人。至誠功用只吾身。達亦似

窮窮亦達。古今天地一般春。

十載煙霞寄此山。民胞物與每相關。天然一氣無分別。萬古襟懷宇宙間。

道在青松月在花。清風萬里泛歸槎。此心不是元無物。何處月明何處花。

道不在人花落景。人惟在道水長流。空空洞洞煙霞外。滿目江山是勝遊。

山北山南水滿渠。動中自有靜工夫。不妨逸興千篇在。每到忘言一字無。

由來物物有真機。無限風光無限詩。自是天然無粉飾。此兒着意便支離。

誰知對越更無他。心上分明是一天。從此安人安百姓。聖功亦只在初泉。

匹夫匹婦在溝中。若已推之古保衡。一介幾微慎取與。由來樂道在窮耕。

也屬虛空也屬身。惟將一氣究天人。天人從古無分別。宇宙襟懷總一春。

首句改白沙二箇半字

直將一氣了天人。剝復相尋自有機。但得吾

身正氣在。便爲天地一陽時。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

浩然正氣與天同。呼吸便能贊化工。何處不來天上月。野花啼鳥自春風。

栽蓮種菊本無着。直寄衷情草木知。須知弄月吟風意。卽是角巾漉酒時。

醉舞春風海上樓。白雲不盡在溪頭。一聲鐵笛斜陽外。世事都將付野鷗。

玉壺秋水自年年。悟入先天太極前。松杪不來天外鶴。山人猶自抱雲眠。

一別蓬萊去路賒。此時重泛日邊槎。春風不盡江梅意。又着紅桃樹樹花。

功名富貴惟杯酒。得喪是非只雅歌。不是山中忘歲月。由來春在野花多。

在我真境便寂然。寂然境界卽同天。感通元是天機在。不自花開不自眠。

十年湖海卧煙霞。不去非無泛月槎。自是春

風無限意。山中樹樹盡桃花。

物明有物元無物。吾識非吾却是吾。對境忘
心吾得喪。對心忘境物榮枯。

莫言黃菊已離披。萬物歸根自有時。能解天
然開謝意。猶堪載酒向東籬。

春風何意催花柳。花柳無私自春風。心性精
微六籍外。乾坤浩蕩一丸中。

能知易外畫前意。始識庖犧只此心。惟了此
心是太極。爻辭卦象不須尋。

喜怒哀樂未發前。大本從來只自然。不解此
中分造化。更於何處覓先天。

曾隨白鹿卧空林。惟有清風知我心。春回不
盡天機巧。草木自花鳥自吟。

以心養心元無事。以事處事本無心。內外兩
忘渾不着。清宵明月滿空林。

爲愛天壺四序花。春風飛不盡煙霞。山中有
酒山中月。蓬島由來路不賒。

滿目江山玄會我。空齋獵秘我搜玄。能知花

鳥元無着。不盡鴻濛總自然。

由來廊廟在山林。獨釣清溪歲月深。每愛漆
雕能自信。栖栖應識仲尼心。

山人鍊睡在深山。鍊得睡魔總是閑。不識老
搏歸去後。華山桂樹幾人攀。

步入深山路轉迷。騎龜十里到清溪。一泓春
水煙霞外。隔岸桃花自鳥啼。

我在先天天弗違。盈虛消息任推移。身中但
得先天在。思慮俱忘微更微。

處處江山處處同。千花萬草任東風。上天下
地散殊外。只在吾身竅妙中。

死生壽夭原非我。得喪榮枯却屬誰。自花自
謝門前樹。試問東風知不知。

水流花謝自年年。花水無私只自然。境與心
融過者化。更無人我更無天。

一顆玄珠在太虛。內觀非有亦非無。赤水分
明歸象罔。本來無欠又無餘。

渠通幽澗源源淨。水到盈科滾滾來。時人欲

會原初意。試看東風未著梅。

得趣原非對菊時。淵明此意有誰知。清風不盡疎籬上。千古黃花又在茲。

爲愛天邊月一輪。天風爲我吹浮雲。浮雲散盡清光在。此境無人堪與論。

三年不出待歸槎。人在空中坐落霞。風入寒梅春意滿。青林無樹不開花。

至聖至靈惟卜筮。何思何慮在著龜。人若無心同此物。世間何事不能知。

草木無心草木閑。自彫自發自深山。乾坤亦在虛無裡。不盡虛無杳靄間。

心不住塵自太清。忘形吾亦任吾真。明月夜過花是主。清風時待我爲賓。

作人須作萬古人。萬古之人只此身。渾淪天地吾非我。顛倒陰陽主是賓。

休道前身我是誰。冥冥杳杳有誰知。今生不省前生事。知命從來更不疑。

休道古人卽是我。古人是我是誰。生平惟

了眼前事。四十年來只自知。

欲識東西南北人。惟知明德在親民。山中每
作周公夢。鳴鳥來時宇宙春。

欲識玄同柱下人。身中自是一乾坤。無爲也
有工夫在。直啓玄關衆妙門。

欲識西方寂滅人。空中露出本來身。浮雲散
盡青天月。處處鶯啼處處春。

道亦是釋釋亦儒。此理吾身本裕如。不向古
人尋往迹。直從心性做工夫。

盡心知性便知天。自是篇章難盡傳。惟了古
人言外旨。亦儒亦釋亦神僊。

五山作

我在南山南又南。南山坐破幾蒲團。出山不
識南山路。雲散南山山外山。

我在北山北又北。山上有巖下有谷。山北清
溪日夜流。出山騎鶴還山鹿。

我在東山東又東。東山習習正春風。雷聲地
裂龍蛇醒。李白桃紅造化工。

我在西山西又西。西山斜日草淒淒。揮戈指日西山上。卓午中天未易低。

我在中山中又中。西山泰華岱山東。霍山南峙恒山北。我是山中一老翁。

潮汐

或問潮汐之說。何其與人異耶。林子曰。余乃得之吾身之天地爾。而非異也。昔人有不出戶而知天地者。豈其有外於身哉。故人之首。崑崙山也。四支。四海也。五臟。五嶽也。黃中。黃河也。一呼一吸。一潮一汐也。西北遙通裨海間。呼來吸轉崑崙山。黃河真息深深裡。一氣地中自往還。

山中作

山下清溪山上雲。山中麋鹿自成羣。莫道山人無好况。只將呼吸贊乾坤。

借借室

茫茫天地一閒身。寄跡榕洲今幾春。日暮潮平沙欲合。隔江還有未歸人。

答俗人

縹緲烟雲是我鄉。清歌能短復能長。倒騎黃鶴不歸去。萬頃波濤空夕陽。

一云。此時醉酒不歸去。千山萬

山空夕陽。

刺標摘正義竣事

談儒談佛亦談玄。孟浪人間六十年。欲悉三門歸孔氏。也曾標摘有新編。

律詩二首

生生每不窮。一氣自鴻濛。得意鳶魚外。忘形俯仰中。春風披綠草。秋雨滴寒蛩。代謝錯行裡。盈虛相始終。

水流花自發。吾亦任吾真。興入啼鶯外。風來弱柳春。觀化知無物。達生識此身。居塵塵不染。方是出塵人。

鍊丹詩五首

其一

點鐵成寶。服食得仙。許多妄想。盡付青煙。作只留章第一。

煉丹仙兮煉丹仙。人在門前討炭錢。水銀化作青煙去。只留癡漢在爐邊。此四句不知作者何人。錄之。

其二

資本既空。良心亦喪。謂人可欺。何事不爲。作似假章第二

遠近日來換假銀。此銀非假亦非真。此銀似假多靈氣。能辟邪魔與妖精。此下四章皆托癡漢自言。

其三

貧至徹骨。能不行乞。爐中黃金。街頭化銀。作任他章第三

化飯街頭又化銀。任他笑我爲丹貧。死盡水銀那曉得。爐中還有萬黃金。

其四

日夜索債安得自在。爐中黃金難以欺人。作何好章第四

喪盡資本因爐火。願君資財且莫討。我豈得已使假銀街頭丐。乞有何好。

其五

提確偷盜。乞兒何好。大言鮮耻。今可已矣。
作莫笑章第五

莫笑乞兒無好處。有人請我他家去。夜提鐵
確向前途。百里奔忙天未曙。

嘲坐禪

靜不在坐。坐豈能靜。心一無他。是謂主敬。

嘲運氣

不運氣。氣自運。運氣反令氣不順。君不見蒼
蒼上浮之謂天。北辰居五氣宣。夫何爲哉。任
自然。世人既無口授與心傳。何爲乎窮年竚
竚守殘編。徒誦順成人。逆成僊。豈知太極一
立。自然倒顛。上升下降無休歇。天地日月都
迴旋。爲無爲。玄更玄。

與盡拙禪師談佛

盡拙禪師。不巧而拙。惟巧惟拙。孰優孰劣。盡
拙禪師。心裡有訣。惟心惟訣。有生有滅。盡拙
禪師。外與人同。內與人別。不惟忘巧。且忘其
拙。不惟忘心。又且忘訣。這些虛空等天地。禪

師啓口也難說。

呼吸

天之高兮高無極。天自春秋我呼吸。一春一
秋天一年。一呼一吸我一息。莫道一息與一
年。升降妙用我亦天。四時行百物生。靈化自
然。餐芝服氣。駕霧乘煙。

送李中山歸金華

君不見天之高。日月星辰共森羅。一息一行
幾千里。吾身幾衡亦如此。歸返還運周天。天
地反覆千萬年。真人不啓秘。假稱汞和鉛。東
龍西虎不復說。只了性命便通玄。玄中玄。須
顛倒。顛顛倒。煉不老。一陰一陽之謂道。谷
神不死中有寶。君去去兮歸故園。何時同訪
商山皓。

四言

道無人我性本廣大。辟如天地萬物覆載。

月

颯颯飄風。茫茫雨雪。須臾吹散。萬里雲。現出

青天一輪月。一輪月。臨丹闕。山有時而摧。海
有時而竭。照盡萬古。此乾坤。清輝炯炯。長不
滅。

至道

至道無垠。默默昏昏。歸乎其根。至道無極。昏
昏默默。入乎其宅。我其與天地爲常。我其與
日月參光。我其一屈一伸。而爲神爲鬼。我其
一動一靜。而爲陰爲陽。前乎千百世。後乎千
百世。我其與之相爲始終。相爲存亡。道惟無
內無外。我亦無迎無將。我其登雲霞。躡鳳凰。
遍觀乎曠莽之野。復反於何有之鄉。委心而
任運。逍遙以徜徉。

太極

天數五。地數五。五而五之二十五。太極原在
虛無中。虛無太極道之祖。笑殺道流。按迹慕
古。惟向一身之外。空談鉛汞龍虎。又向八卦
之中。漫說屯蒙朝暮。吁嗟乎。道之不明也。惟
是之故。安得真人對坐綠霞間。與之共話玄

時之真土。

玄鏡銘

玄鏡混成。常照常寂。徹古徹今。夜月晝日。中涵太虛。天地一粒。不着此塵。何勞拂拭。

安樂窩歌答問

窩雖小。清以寧。天地於此而升降。四時於此而錯行。屈鬼伸神。呼月吸日。萬物森羅。以出以入。出而散之。不見其不足。入而斂之。不見其有餘。三教之聖人。由來都清虛。若尋安樂窩中趣。須向安樂窩中居。不有曾參之魯當如顏子之愚。勿忘勿助。無礙無拘。此中儘廣大。此理總如如。昔誦皇極經世書。堯夫千載曾起予。

達磨贊

西來密意。惟論見性。體用如如。廓然無聖。隻履歸去。蒼海茫茫。卽今東土。不異西方。

畫像自贊

四首

余不知天地生人之始也。距今幾萬歲。又不

詩
知天地生爾之形也。距今幾箇身。一歲復一歲。苟求其故。至於寅。一身復一身。身身皆斃。却非真。故丹青之所能寄者。我之形。而丹青之所不能寄者。我之神。

爾不言。意何爲。肚裏好懷。惟我知。達則兼善乎天下。窮則修身。見於時。若所云三教合一之旨。豈曰能破萬古斯世之疑。

方袖方領。見影愧影。索鏡按圖。吾今識吾。自慚七尺一丈夫。非釋非道亦非儒。倦來睡一着。興到酒數盃。鼎鼎百年內。安用此微軀。爾似我。我似爾。爾我相似分爾汝。我與爾也。却能忘形骸。爾與我也相對沒言語。

口占贈卓子

旣蹠足。復蓬頭。獨立縹緲之飛樓。樓前紫烟生。王樹駕鶴欲向蓬萊去。欲去却被白雲留。如今嘯傲在何處。亦居市。亦居山。茫茫超出寒暑外。不在天地日月間。

無山閣

無山寄寥廓。上有一高閣。高閣崢嶸不可攀。
歷歷仙侶。鶴髮童顏。逍遙對明月。揮手綠霞
間。

贈送卓子雲遊

別我去兮鶴一隻。到處是家。天地爲宅。一劍
一琴。飄然羽客。

收屍歌

四首

與汝形骸一氣分。數聲木鐸不堪聞。風旛揮
淚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與汝形骸一氣分。數聲鐃鈸不堪聞。風旛揮
淚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與汝形骸一氣分。數聲石磬不堪聞。風旛揮
淚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寇退收屍歌

與汝形骸一氣分。滿城鬼哭不堪聞。藁舁風
化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噫吁噓歌

噫吁噓。騎背兒。爾今尚憶騎背事。爾今無復

騎背時。後母後父不復道。後母如母世所稀。
高宗迪哲孝已身危。吉甫賢者伯奇見疑。爾
父殊非高宗與吉甫。爾又不及孝已共伯奇。
噫吁噫。騎背兒。寒風淒淒凋桂枝。城頭暮鴉
聲轉悲。掇蜂爲崇母心烈。重絮爲衣父不知。
天地跼促爾將安之。

壺中

驂紫鸞。駕赤虬。嘯入江雲抱日流。壺中一甲
子。人世幾春秋。

飲溪山草堂醉後走筆一首

君不見羲和駕日車。鞭策六龍欲安如。朝掛
扶桑枝。薄暮沒四海。一夕復一朝。萬古長不
改。人生閃爍如電光。昔時俊逸少年郎。今朝
雙鬢生秋霜。所以賢達人。相呼入醉鄉。蘭亭
曲水流玉觴。竹林七賢皆若狂。吁嗟乎。此人
之徒死已久。恩也千載而下。何人對酌花間
酒。

題蘭水圖贈別張屨山歸泰和

君昔來兮梅花嶺。頭白君今去兮芳草岵邊。
碧君乃江右之逸人。余亦閩南之狂客。手持
青囊經。別我何所適。千里西風寒。飄翩鶴一
隻。時披蘭水圖。誰道江山隔。霞外若相思。浩
歌在巖石。

鍊笛

一聲鍊笛。獨立崔嵬。桃花春自開。仙人竟不
來。揮手霞外。駕鶴蓬萊。

題畫圖

吹玉笙。啖瑤棗。仙人飄翩凌海島。山如摧石
欲倒。駕鶴歸去蓬萊道。

族兄龍岡呼余爲李白。後身走筆一首
恩也。落鬼一蚩人。寄跡醉鄉三十春。敢云李
白是前身。對酒陶然。一酌一笑。三杯耳熱。狂
歌大叫。天地非大。吾身非小。有時嘯傲華山
雲。有時騎鶴向天表。龍歸東海。虎伏西山。八
千功德何日了。

清源洞

送望山頭白雲一片。攀烟蘿以直上。坐翠微而長嘯。倒倒顛顛。冥冥杳杳。夜半一聲金雞叫。滿輪明月海中皎。永謝世人。駕鶴天表。

黃鶴白鹿

誰與爲傳。山中白鹿。誰與爲駕。雲際黃鶴。大舜云逝。王喬不作。鶴兮鹿兮。舍我安托。

飲柯山草堂分題得一色杏花圖走筆

一首

君不見上林紅杏初發花。春風灼灼艷流霞。忽然秋氣肅天地。落葉飄零堪長嗟。人生不得恒年少。有如頽陽餘西照。頽陽西沒朝復東。塵世幾迴開口笑。不知洗耳有頽陽。安識樹動在廊廟。吾將拉巢由。排周召。憑雲控鶴臨風長嘯。

戲友人

到處不妨坐上眠。前身應識姓陳人。春風淡蕩歸花柳。蝴蝶飛來太認真。

送何廣文

寂寂江城草結廬。澄心閑釣武陵魚。手持紫
氣純陽劍。口誦天文太史書。柳色漸看山外
綠。梅花欲向雨中踈。停杯借問今何適。遙指
羅浮駕玉車。

贈呂四梅

一梅東而白。一梅西而紅。一梅紅向西。一梅
白向東。四梅主人今何在。日日花前醉春風。

酬主人

何其清也。而况旨乎。一杯一杯。清夜云徂。層
霄散髮赤脚。酣呼不辨主客。安知有吾。

雷精暴衣。輒相。不辨。主客。安味。育吾。

醒心詩摘註跋

跋曰。天之神寄於日。日者。太陽之精也。咸池
初浴。扶桑始明。兩儀分象。萬彙聿新。凡夫化
化生生。色色形形。皆得太陽以亨以成。而月
之懸象。星之森列。亦不過竊太陽之餘光耳。
夫吾人之身。等於天地。而元神之炯炯。卽太
陽之朗然。故太陽亘千古而不磨。元神歷萬
劫而不壞。粵考古昔。迄於今日。其所以稟太
陽之精。紹三教之統者。可得而溯矣。義黃以

上。茲不復論。堯舜撫運於明時。仲尼獲麟於
叔季。窮達異勢。陽德同亨。顯被一時。垂休萬
世。此則太陽之盛。純乎其純也。大禹之光。猶
聖域之未優。武王之光。則至善之未盡。曾參
衍其光於一貫。子思述其光於中庸。孟軻見
知。私淑諸人。若老氏之光。普矣。悲其莫續於
後。而釋迦之光。大矣。惜其猶限於西。達磨振
教於中國。惠能了悟於黃梅。呂曹韓白。老氏
之孽宗也。程楊李朱。孔氏之裨將也。石馬跋
摩。釋氏之衙官也。要而論之。堯舜日之卯矣。
仲尼老釋。日之午矣。孟軻。日之未矣。惠能。日
之申矣。至於程楊李朱。呂曹韓白。石馬跋摩。
許多流輩。不謂之日行至是。而酉而戌。復沒
於西哉。是猶星明月朗。借餘光於太陽也。夫
西沒東升。不終晦冥。一輪紅轉。復見昭明。惟
我

三教先生。元神正氣。充塞兩間。倡道東海之
濱。畢集三門之士。摘註一書。所以闡明太陽

西八言抄言
之理者備矣。以一身之純乾爲天地之一陽。蓋欲擴而克之。以盡人物之性。以成參贊之能。使三教合一之理。光于天下後世。是朗焜耀如日中天。此則先生之太陽也。故仲尼之所以集堯舜禹湯文武之成。而

先生之所以統仲尼老子釋迦之盛者。亦惟此太陽之氣不蝕滅於萬古宇宙間也。鳴陽斗仰有年。愚昧莫覺。去歲仲春始拜門下。嘗領摘註一書而盥讀之。咨決微奧。心性始明。乃知昔年之昏蒙。如坐長夜。而近來之契悟。若抱初陽。謹述所聞。謬書末簡。時嘉靖壬戌端午門下不肖弟鳴陽頓首百拜謹跋。

崇千門。下不自來。起則首。百拜。對起。

未。此。以。則。對。起。河。開。隨。書。未。簡。初。嘉。壽。士。必。

已。咳。昔。年。之。春。夢。收。坐。身。交。而。亦。來。之。笑。計。

於。辭。指。一。書。而。盟。齋。之。咨。夫。始。與。心。封。啟。冊。

林子

門人陳韶鳳重梓

醒心詩摘註

絕句三十六章

悟入風花不盡詩。狎情鷗鳥坐忘機。欲將三教明歸一。漢代由來有是非。

悟入風花者。心與境融也。不盡詩者。得意斯得言也。鷗鳥忘機者。物我兩忘也。夫心境無碍。物我兩忘。猶然推求三教之秘。而是非於二千餘年之間者。豈得已哉。慨自孔孟既沒之後。三教之道。始裂而為三矣。

蓋由不知根本之學。不悟心性之原。徒以小慧私智。揣度而億逆之。以各趨邪徑。以各相雄傑也。噫。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安得不由徑之徒。而與之共適甚夷之大道也哉。

只有金針解指南。由來三教不爲三。虛心每愛孔夫子。問禮殷勤向老聃。

吾身之金針。天上之斗柄也。知吾身之斗柄。則知吾身之天地矣。大凡天下之事。分而必合。合而必分。理之常也。孔孟以上人各本於貞一之原。而三教之名未立。孔孟既沒。人各安於意見之小。而三教之名始分。且萬世而下之尊孔子也。至矣。而孔子之尊老子也。又至矣。知尊孔子之道。而不知尊孔子之所尊者。亦獨何歟。豈氣運之微。道學之晦。而三教之理。至是爲天地間之一大阨邪。抑一分一合之機。固自有必然者。然時有隆污。道有顯微。若使三教合

一之理。竝皆燦然著明於天下後世者。則亦存乎人爾。

下有魚兮。上有鳶。予欲無言。任自然。何人會得無言處。始識仲尼是一天。

無言處者。所謂孔顏樂處。而吾身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也。

下有魚兮。上有鳶。下躍上飛。孰使然。自躍自飛。自上下。下忘淵兮。上忘天。

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亦非非鳶。亦非非魚。亦非非飛。亦非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

三洞由來在我身。欲拚入境却非真。天台此去無多路。只是世間出世塵。

道家以心性爲神仙。而以心性內守。爲神仙居洞府也。故出世不離世間。仙境只在

人境。若舍此心之外。而別求所謂海外蓬
島者。不亦惑乎。或者以出世不離世間。而
道家者流。猶有斷棄人倫者。亦獨何歟。林
子曰。此學之者非。傳之者妄也。按史記老
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
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
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是有父
子之倫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有夫婦
之倫矣。爲周守藏室之史。是有君臣之倫
矣。孔子問禮。關令尹強爲著書。是有朋友
之倫矣。夫老子者。道家之宗也。而君臣父
子夫婦朋友之倫。考之信史。歷歷可驗。如
此。豈有斷棄人倫。如後世所謂道家者流
哉。

春風閑臥白雲溪。蝴蝶飛來我是伊。生死分
明通晝夜。紛紛夢覺亦支離。

此言物我一體。而死生晝夜也。心經曰。乃
至無老死。說者謂老則從他老。死則從他

死而不貳其心也。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謂不自有其身。而生生死死。與我了不相關也。則亦何患之有。若所謂釋氏怕死。而道家貪生者。蓋亦傳之者妄也。至於輪迴之說。亦指此心而言。謂此心之生死也。蓋一念悟時。即心生。忽然不悟而心死。二者交戰。憧憧往來。萬死千生。無復休息。邵康節所謂虛過死。萬遍者是也。若夫天堂地獄之說。則又不可不知其義也。蓋作善降之百祥。而百祥之駢集。寔惟天堂之福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而百殃之俱羅。寔惟地獄之苦也。况作善則心逸日休。便屬陽明而輕清。不謂之天堂而何。作不善則心勞日拙。便屬陰濁而幽昧。不謂之地獄而何。

誰解先天不屬氣。渾然無物物從生。本來元是清虛境。白室天光宇泰寧。

先天不屬氣。而天則屬之氣。先天不屬形。

而地則屬之形。余又嘗有詩曰。人人有箇先天在。不識身中向外求。若能反身而求之。未發之前。則自有生氣生形者在焉。未有天地。先有此先天之理。而爲天之先者。故曰先天。

人生何地無曹溪。彈指不勞身已西。自得兩輪日月在。春風到處有鸞啼。

或曰。曹溪。六祖所居之地也。而謂之何地無曹溪者。何也。林子曰。釋氏卽心卽佛。而方寸之地。非吾身之曹溪乎。若後世有志釋流。必至曹溪以參六祖者。惑也。豈非知曹溪之曹溪。而求佛於外。而不知吾身之曹溪。而求佛於心邪。至於道家之所謂丹者。亦指此心而言也。心屬火。其色丹。故謂之丹。惟能養此真心。炯炯不昧。是有一點神丹。胚胎於其中矣。故虛靈中啓。而變化無方也。或問何謂金丹。林子曰。操持此心。久而不渝。天理常存。欲不能屈。譬如金之

堅利能斷一切物也。道家亦謂之鐵漢。佛氏亦謂之金剛。一刀兩斷。立定脚跟。更不回頭。無復顧念。此孔子之所以思見剛者。誰識西來一法身。有相無相。却是真。秋風何處一聲鶴。獨坐空山月正明。

釋氏曰。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無位真人。卽法身。卽如來。儒者所謂主翁天君者。是也。釋氏謂之親見如來者。非見色身。見法身也。見法身者。見自性之法身也。若非親見自性法身之人。豈足以領會斯言之妙哉。

若識衆生卽是佛。不勞持戒。自心平。禿顱枯坐。有何益。自性西方。總未明。

開衆生之知見。卽名衆生。開佛之知見。卽名佛。蓋善惡之所從分者。幾也。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若能於寂然不動之體。而順以出之。不勞持戒。心地自明。禿顱枯坐。竟亦何益哉。昔者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

愧身徇國事。雖欲齊戒不殺。安得如法也。
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脩當異。帝王者。但
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
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各遂其生。以
此持齊。齊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
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撫几稱
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
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至於
六祖以匹夫之貧。爲獵人守網。每至飯時。
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
由是觀之。茹素以持戒者。乃學佛之細行。
而明心以了性者。實佛祖之的傳也。且衆
生與佛不同。而衆生之性之善。與佛本無
差別。故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猶本性是
孔子。離性無別孔子。本性是老子。離性無
別老子。孟子所謂性善。而人皆可以爲堯
舜者。此也。或問佛在何處。林子曰。在西方。
或人卽欲往西方去。林子曰。爾若反照佛。

在爾身。或人不悟。林子曰。爾之能虛靈知覺者。佛也。爾當反照。所以能虛靈知覺者。從何而起。所謂念頭動處。卽爾之西方佛也。又問。衆生卽佛之旨。林子曰。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來之真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卽佛。一念迷真。佛卽衆生。尚書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也。

空齋獨坐菊花天。淡酒數甌正好眠。無思無慮元無著。自證自脩只自然。

壇經曰。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夫能於六塵中。無染無雜。則是佛家之清淨。未嘗離塵。以爲清淨。而所謂無思無慮者。不思而思。不慮而慮也。若著於無思無慮。便爲無思無慮所縛。卽名邊見。故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自脩自證。

直養無害。夫何爲哉。只自然爾。

何思何慮。只寂然。儒家靜卽佛家禪。行亦能禪。動亦靜。由來三教在心傳。

儒家之靜。佛家之禪。命字雖殊。其旨一也。誠使佛家而知有本來面目焉。坐可也。行可也。儒家而知有主敬工夫焉。靜可也。動可也。若禪必在坐。則佛之禪。頑空也。靜必在坐。則儒之靜。坐馳也。釋氏曰。凡夫取境。智者取心。心境兩忘。乃是真法。儒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內外兩忘。澄然無事。此禪靜之大義也。昔程伊川謂禪伯爲天下。寗忙人者。豈無謂哉。蓋以坐禪之人。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日夜之間。空向山中。極靜處靜坐。以制伏其外。以把捉此心。殊不知心本神明。圓融不測。若必欲以勉強工夫。制伏而把捉之。豈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旨哉。昔馬祖在庵中坐禪。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爲。曰。坐禪。曰。坐禪。

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一日將甄一片。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爲。讓禪師曰。要作鏡。馬祖曰。磨甄豈得成鏡。讓禪師曰。坐禪豈能成佛。故曰。兀然空坐。於道何益。最下根者。不墮此見。壇經曰。第一莫著空。又曰。亦不著淨。若著於空。却被空縛。若著於淨。却生淨妄。著空著淨。豈曰能禪。

儒門反卽玄門逆。逆亦脩爲反自然。了得自然真性在。反成堯舜逆成仙。

儒門之反。玄門之逆。亦命字不同。而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蓋堯舜性之。一惟天命之初爾。而湯武則不免少違天命之性。而與堯舜者異矣。故日新又新。敬以勝怠。以其元初與堯舜同者。而反之爲堯舜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學者不明逆之之旨。乃索之殘編之中。私意億度。始有運氣之說。以亂榮衛。以蝕精神。豈知得一之旨。無爲之妙哉。故儒門

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盡心知性有誰知。了性明心便屬疑。未明心性元無物。獨坐空山總是馳。

世之儒者問之以盡心知性之旨。則亦未之知也。若語之以明心了性。則曰非吾儒者之所謂道也。假使以盡心知性句。雜之佛書中。吾知其必以爲非也。又假使以明心了性句。雜之儒書中。吾知其必以爲是也。隨柳傍花。願不違。清風明月。許誰知。滔滔浩浩長江水。正是仙人吹笛時。

花柳風月。總屬自家。觸處皆是境。則觸處皆是心也。剛大之氣。塞於兩間。如浩浩長江。而秋水時至矣。吹笛時者。陽氣一動。萬物自春也。

火風地水。却非真。住世百年。有此身。若道此

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

釋氏以四大假合。終歸於盡。故煖氣歸火。動轉歸風。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濃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皆歸於水。惟此四大。是謂妄身。反觀無形。是謂實相。如是實相。釋氏所謂佛。所謂如來。所謂法身。所謂自在菩薩也。道家亦謂之真人。亦謂之神仙。儒家亦謂之天君。亦謂之主翁。若夫四大假合。合而必離。妄身屬形。形必有壞。故堯舜之體魄歸地者。謂此四大之妄身也。堯舜之神氣歸天者。謂此無形之實相也。至於長生不死之說。非謂此身之長存。乃謂此心之炯炯不昧。萬世如在也。以此觀之。堯舜之道。而萬世祖述之。雖謂堯舜至今存可也。文武之法。而萬世憲章之。雖謂文武至今存可也。仲尼素王。萬世爲土。雖謂仲尼至今存可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

學問能求心放逸。便爲主敬實工夫。始識紛
紛爭辯者。支離原不是真儒。

儒者終日口說孔子。不識自性孔子。終日
紛爭辯論。不知心上工夫。孟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所
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程子曰。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朱子曰。
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是知
求放心。便是存心。存心便是主敬。此聖學
之所以成始成終。而對越在天。陟降在帝
之左右。舍存心之外。無他也。後世儒者不
識敬字。支離謬漫。似足聽聞。若語之以真
實工夫。根本學問。則亦未之知也。然儒者
之病。不特支離爲然也。有專主尊德性者。
有專主道問學者。有專主先知者。有專主
先行者。有專事考據以爲博物者。有專事
援引以爲明經者。有自謂崇正之儒。而身
不正者。有自謂闢邪之儒。而心自邪者。有

藉此以爲進身之階者。有假此以爲邀譽之媒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儒。而非仲尼之所謂儒也。

黃鶴樓前笛一吹。鶴鳴鶴舞。鶴相隨。多少玄門搬運者。豈知得一在無爲。

既能得一。萬事自畢。若夫搬運之徒。豈知無作無爲之祕旨哉。然亦有熊經鳥伸者。有內視存想者。有面壁而志在降龍伏虎者。有輕舉而思以駕鳳驂螭者。有吞精嚥華以翕日月者。有步罡履斗以窺星辰者。有依卦爻之序而朝屯暮蒙者。有售黃白之術而燒茆弄火者。有希慕長生不死者。有馳志白日飛昇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道。而非老子之所謂道也。

摩詰惟知了佛性。在家何異出家人。避塵笑殺坐園者。心地未明亦是塵。

維摩詰者。釋氏之有妻子也。身處塵勞。心

常清淨。釋氏有言曰。安於人道之常。而知
寔上一乘之妙。初無間於僧俗。如是則佛
之道愈大。而朝市山林皆得之矣。人倫不
廢於外。而佛法高明於內。孰若維摩詰之
道爲大中至正者哉。又曰。不須求出家。作
名教中罪人。至於傳大士龐道元許多等
流。亦皆有妻子也。道家所謂休妻不是道。
佛家所謂何須要去妻孥。不亦可明徵乎。
若夫大根大器之人。不須出家。直能了道。
成佛。至於下根下器之人。易遷於外。誘易
動於利欲。必先出家。以了斯道。至道成之
日。然後娶妻生子。以續綱常。不爲晚也。故
佛爲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爲
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淫。解者以
爲離非梵行者。永斷色欲也。離邪淫者。不
犯他人妻女也。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
尉。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
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在江南運使。苟

知卽心卽佛之旨。雖不絕富貴紛華之境。可以便證聖果。是富貴叢中。亦可爲也。豈特在家爲然哉。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若學佛之徒。至於離世以爲高。避塵以爲潔。則亦惑之甚也。然亦有著相而執而不化者。有著空而流而不返者。有捨身以事佛者。有設齋以飯僧者。有不養不殺而慈悲者。有不坐不臥而立禪者。有呪水默訣以驅群魔者。有枯坐誦經以覲多福者。有持戒定慧而望解脫者。有祛貪嗔癡而思清淨者。有生而願超西域者。有死而願登天堂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佛。而非釋迦之所謂佛也。我未生前天是我。我旣生後我是天。浩然充塞兩間外。造化幾微只一圏。天卽我也。我卽天也。天人之理。更無分別。故我未生之前。則我之理。尚屬之天。而我旣生之後。則天之理。自屬之我。無天無我。

無我無天。上下一理。渾融無間也。

物不自私。物亦我。我能廣大。我亦人。乾坤父母散殊在。一氣網緼屬此身。

盈天地間皆水。則皆吾之精也。盈天地間皆火。則皆吾之神也。佛氏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者。以此。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故仲尼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矣。若夫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媾精化生之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之所以乾稱父。坤稱母。蓋謂是爾。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參之啓手啓足。孝子事父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父也。直將一氣了天人。剝復相尋。自有機。但得吾身正氣在。便為天地一陽時。

天地萬物。皆吾一氣。故盡已之性。盡人之

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者。一氣之充。塞無間也。然陽氣在天之上。寄之者日也。在天之下。寄之者人也。夫時值純陰。猶歲之十月也。但陽不終剝。地雷自復。如碩大之果。必有生生之理者。消長之氣。機天地之自然也。其所以扶天地之陽。而抑其陰者。實惟在人之身爾。苟吾身之氣。既六陽而乾。則天地之氣。斯一陽而復矣。從此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皆自吾養成之氣。以擴充之。非有他也。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

堯舜浩然之氣。充塞於唐虞宇宙之間。孔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之間。惟是氣也。天能使之清。地能使之寧。陰陽能使之和。四時能使之序。六府能使之脩。山能使之高。水能使之流。老者能使之安。朋友

能使之信。少者能使之懷。疲癯殘疾。能使之各得其生。鰥寡孤獨。能使之各得其所。飛潛動植。能使之各適其性。天地雖大。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而此身之氣。孰主張。是自有不屬氣者在。而爲氣之先也。

浩然正氣與天同。呼吸便能贊化工。何處不來。天上月。野花啼鳥自春風。

若非正氣。便不浩然。若不浩然。便與天地不相似。故呼吸者。一身之氣。隨之以闔闢。卽天上之晝夜。日月也。天上之日月。旣能於天之下。而無所不照。則吾身之呼吸。自能於天之上。而無所不通。凡夫生生化化。如野花啼鳥之竝育於天地間者。亦皆自在於我呼吸春風之中矣。若夫善養正氣。集義工夫。惟當綿綿若存。如佛之所謂不得勤。不得怠也。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此有

得之言也。

一別蓬萊去路賒。此時重泛日邊槎。春風不盡江梅意。又看紅桃樹樹花。

蓬萊者。指吾身而言。謂身中之真境也。儒者亦謂之靈臺。謂之喜怒哀樂未發前。謂之中。謂之樂處。釋氏亦謂之佛國。謂之淨土。謂之西方。亦皆指吾身而言也。或問道家所謂蓬萊島者何也。林子曰。身處人世之間。與世人相爲周旋。而心則空虛洞達。飄然物外。如在無人之境。海外蓬萊島者。然也。陶淵明所謂心遠地自偏。周子所謂出污泥而不染。釋氏所謂居塵不染塵。在欲而無欲也。此時重泛日邊槎者。卽所謂湯武反之也。反身旣誠。則生意不息。而化化之機。自無盡藏矣。

在我真境。便寂然。寂然境界。卽同天。感通元是天機在。不自花開不自眠。

吾身之真境。天上之北辰也。周子曰。寂然

不動者誠也。惟能反身而誠。止於其所。定而能靜。靜而能安。無思無爲。斯便謂之至誠之道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天機自在。不假強爲也。

曾隨白鹿臥空林。惟有清風知我心。春回不盡天機巧。草木自花鳥自吟。

曾隨白鹿臥空林者。與物兩忘也。惟有清風知我心者。與天爲一也。至於克實美大。光輝生色。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博厚高明。兩天貳地。如草之自花。如鳥之自吟。天機一動。自有不可得而過者。

我在先天。天弗違。盈虛消息。任推移。身中但得先天在。思慮俱忘。微更微。

先天者。生天生地生人。而爲天之先者。此天地人之道。同出於一原。故能竝立而爲三也。人惟不得先天之理。卽囿於天地之中。如易所謂後天奉天時者是也。惟其能

得先天之理。則能斡旋燮理。範圍曲成。宇宙在身。造化在手。而天且不能違矣。盈虛消息。不任我之推移邪。

爲愛天邊月一輪。天風爲我吹浮雲。浮雲散盡清光在。此境無人堪與論。

天上之日月。吾身之心性也。心性爲客邪。所迷卽日月爲浮雲所蔽。故雲開而日月自現。昔亦不增。今亦不減。邪退而心性自明。昔亦無欠。今亦無餘。天風之吹浮雲。之散者。心性旣明。客邪自退。本來清淨。不假強爲也。

二年不出待歸槎。人在空中坐落霞。風入寒梅春意滿。青林無樹不開花。

人者。空中之真實相。所謂本來面目也。末二句。言吾身之氣旣足。則天地之氣自充矣。

心不住塵。自太清。忘形吾亦任吾真。明月夜過花是主。清風時待我爲賓。

心不住塵。自伏清淨。金剛經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金剛經下文又曰。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是知無所住者。不住於色聲香味觸法也。夫心者。本自清淨。本自具足。圓融不滯。神妙無方也。故能聰明睿知。文武聖神。兩天貳地。知來藏往。物來則能應之。事至則能通之。此其所以能應變也。若住於色聲香味觸法。則是著於外物。而應變之機窒矣。故儒者之敬。謂存此心而不放逸也。儒者之誠。謂實有此理。實有此心也。堯舜之所以帝天下者。此心也。周傳之所以相天下者。此心也。孔孟之所以師萬世者。此心也。此心之分量。何其廣也。此心之功用。何其大也。謝上蔡以爲心無所住而能應變。卒得罪於聖人也。亦獨何歟。釋氏之所謂色聲香味觸法。卽儒者之所謂聲色臭味也。豈聖人之心。住於聲色臭味邪。楞嚴

經曰。常住真心。真心者。卽程子所謂人須
識其真心。謂吾本來之真心也。若住於色
聲香味觸法。則失其真心矣。是知佛之所
常住者。真心也。無所住者。色聲香味觸法
也。忘形吾亦任吾真者。蓋不能忘形。則必
不能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也。明月夜
過花。是主者。萬古此乾坤。萬古此日月。而
花則易殘之物。乃爲夜月之主者。寄也。人
生天地間。特百年之須臾爾。而達則爲天
下之主。窮則爲一家之主者。亦寄也。清風
時待我爲賓者。謂清風知我。而賓主兩相
得也。

欲識東西南北人。惟知明德要親民。山中每
作周公夢。鳴鳥來時宇宙春。

仲尼不在春秋。而在吾身。所謂吾身一仲
尼也。故欲學仲尼者。但於吾身至善之地
而止之。卽所謂喜怒哀樂未發前。孔顏樂
處。堯舜之中是也。由是以之爲己。則爲明

明德由是以之爲人。則爲親民。周公以此道相天下。而孔子之所以夢寐不忘也。或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林子曰。大學之道之大。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二者之大。亦將何所用其功乎。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渾在中。粹然至善。由此而能定。由此而能靜。由此而能安。所謂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立矣。而千變萬化。不由此中出邪。

欲識玄同柱下人。身中自是一乾坤。無爲也。有工夫在。直啓玄關衆妙門。

老子之所謂無爲者。以吾心本自虛無。而綿綿工夫。實無所著也。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爲故也。其曰虛無者。謂吾心本虛空而洞徹。無物而淨盡。如太虛太無然。是亦一天矣。程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爲德。而聖人亦以

虛爲德。

欲識西方寂滅人。空中露出本來身。浮雲散盡青天月。處處鸞啼處處春。

寂者。吾身本自寂然。卽易之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也。然所謂寂者。非徒寂然而已也。佛書曰。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其曰滅者。滅此心之妄也。夫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而觸情動念者。便是妄心也。惟寂故滅。本體旣明。客邪自退也。惟滅故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也。

道亦是釋釋亦儒。此理吾身本裕如。不向古人尋往迹。直從心性做工夫。

心性一也。未萌則卽心爲性。已萌則卽性爲心。是故常人放其心而不求。賢人存其心而不放。聖人忘其心而不知。故曰堯舜性之。君子存之。庶民去之。或問未萌之性。已萌之心。林子曰。譬如擊石而火自生。元來石中有火之性。夫心猶火也。而性則本

來所自有。猶火之蘊於石也。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所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聖人無心而有心。蓋謂此耳。

盡心知性便知天。自是篇章難盡傳。惟了古人言外旨。亦儒亦釋亦神仙。

夫三教之旨。載之篇章。而咸謂之經者。何也。經者常也。謂此心此性之經常也。儒之六經。道之道德經。釋之心經。金剛經。皆說心性之理。又從心性中發出來。篇章雖繁。不過爲後人之印證爾。壇經曰。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所自有。不能自悟。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法華者。佛經名也。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陳白沙曰。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抑嘗論之。二氏多失之偏。而儒門多入於僞。失之偏者。固非大中至正之道。而入於僞者。亦豈忠信不欺之心哉。

然儒門者流。每以今之和尚而議釋迦。以今之道士而議老子。亦何異乎二氏者流。以今之儒門而議孔子也。要之心性之大。既有所未明。而好勝之心。又不能自克。徒以生平影響記誦。而爲口耳之粗者。各立門戶。以相是非。無惑乎三教之要旨。不明於天下後世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余謹以拙詩三十六章而疏釋之。以明三教要旨。以俟夫後之盡心知性者。

三教合一之旨。三教先生既從而講論之。而又爲之詩歌。詩歌之不足。而又摘取三十六章爲之註解。反覆印證。若合符節。是誠斯道之淵微。三教之要領。無非古先所不傳之祕。而前聖所未發之書也。陽每咨決疑義。而神領之下。似若心之所已知。而口之所能言者。豈非至正明達之道。而先得同然之機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陽嘗誦先生之詩

西人言亦言
教已得三教之大都。繼受先生之言傳。頗悉三教之奧妙。猗歟休哉。始知盡性至命之學。明德親民之訓。自孔孟既沒之後。至是復得先生爲之推明。則三教之理。燦然較著。不謂斯文之一大幸邪。至於先天心性。天人之微。西方蓬萊靈府之旨。主翁真人如來之祕等數十語。

陽謹標而題之於其上。以便天下後世之人。易於觀覽云爾。梓事既登。同門諸友咸謂先生之書。皆所以發明三教之祕。遂名曰醒心集。謂非先生欲以三教之理。而思與天下後世共之歟。門人黃

陽頓首百拜謹識

嘉靖庚申夏五月端午日

嘉靖庚申夏五月歸平日

舞動首百其對端

之聖而思與天下終世共之澳門人黃

輝發各曰顯心其謂非夫主浴以三煉

文如龍夫主之善習也以發明三煉之

杯子

聯句

三教宗孔堂

賢此心。聖此心。天地亦此心。主敬最要。

家吾事。國吾事。宇宙皆吾事。集義為先。

又

若要識心。無體無方元是聖。

云何能聖。先知先覺總由心。

又

道不遠人。只在人倫日用。
性無不善。有何貴賤賢愚。

戒勉諸生

毀譽榮辱。利害死生。這四關。須立定脚跟。方
打得透。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此八德。毋徒騰口說。要
見諸行。

又

賢等莫余欺。生死第一關。果爾能看得破。
我今試汝問。義利兩箇字。豈其無愧於心。

又

言而不可與天地鬼神所共聞也。戒勿言。
行而不可與天地鬼神所共見也。戒勿行。

又

莫藉見聞談孔子。
須從心性識宣尼。

又

道從心裏得。

靜在動中求。

又

余亦何知。漫因時而設教。賢如有志。無曲學以徇人。

又

講學時。論是非不論利害。應事時。顧是非不顧利害。

又

如有仍前虧心止為者。請退席。

如有仍前放曠不檢者。請退席。

度世

或問林子倡道。而必曰度世者。何也。林子曰。度世之教。豈惟道釋為然哉。若仲尼則亦何嘗無度世之心。與。論語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凡有血氣。且尊親。

矣。而况人乎。余故曰仲尼亦度世也。量大則於人何所不容。士農工商皆天所覆而地所載。

朋來則在我未嘗無助。智愚賢否其性本善而心本良。

又

大寤總歸一夏。真空遍滿三千。

真心真我

林子曰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生。心身一也。或問心豈有生死。林子曰一念之善其心生。一念之惡其心死。余嘗謂人人也。卒變而爲狗彘之行。是亦狗彘而已矣。人也。卒變而爲虎狼之行。是亦虎狼而已矣。若夫真心真我。元無有善。元無有惡。既無善惡。安有生死。故心生則身生。心死則身死。而謂血肉之軀能不死者。此乃道流釋流之誕也。故真心無心而有心。真我非我。

而是我。而真心真我。安有壞時。故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而道家之所以長生。釋氏之所以不死者。殆非所謂五行之心。四大之我也。

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天地人三才。都歸真我。

聖而儒。玄而道。禪而釋。儒道釋三教。只此一心。

又

卽我卽天。卽我卽地。卽我卽人。我其非我。卽心卽儒。卽心卽道。卽心卽釋。心本無心。

又

非我之我。元是我。而天而地。而民而物。亦皆備於我。

無心之心。豈有心。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總不外此心。

又

無心之心。能不死。

非我之我本長生。

又

致中自能和。而位天位地。殊非四大之我。盡性以至命。而度世度人。豈是五行之心。

林子曰。肝心脾肺腎。昔人嘗配之木火土金水矣。故心火也。易之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殆非我之真心也。真心則何思而何慮。四大者。火風地水也。釋氏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殆非我之真我也。真我則不生而不滅。

三才

或問林子所言三教。而必曰三才者。何也。林子曰。爲儒而不知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人之仁義者。其能儒乎。而道而釋。亦復如是。若能知三才矣。而不能盡性。以至於命焉。豈曰孔子之儒。老子之道。釋迦之釋邪。天地人已列三才。妙用非我還是我。儒道釋今標一夏。總持是心却非心。

又

具大總持門。若儒道釋之度。我度他。皆從這
裡。

能知真實際。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只在此
中。

又

又玄衆妙。豈無門。大寤發機。悉皆真我。
百尺竿頭更進步。非身本體。遍滿太虛。

又

順性命而三才。自是天然造化。

通古今以一夏。要從人世修持。

丁卯春句

今已五十一年。每欲作人。回首竟成春夢。
尚餘萬八千日。幸毋老我。此心更烈秋風。

閑題

一身付雲水。逍遙山野素性。

萬古任綱常。負戴聖賢此心。

又

集三氏之大成。天欲治。舍我誰也。
參兩間之妙用。民不被。若已推之。

又

四序自常春。何者爲賓。山手不老。
三生都是幻。誰堪與侶。雲也無心。

借借室

切莫認真。除此一心。雖形骸亦假。
云何是借。豈惟萬物。卽天地爲虛。

又

江山寄跡。无非我。

天地爲廬。亦借人。

海日樓

扶桑初日分天地。

滄海無波屬聖明。

又

廣大此曾襟。俯仰海山雲日。

虛空卽本體。包羅天地古今。

望江岩

曠觀滄海微茫。巨測魚龍。噓雲作雨。
揮手青天咫尺。閑騎日月。執斗馳星。

武夷張道士

桃洞人遐。十二樓臺懸日月。

擢歌聲遠。三千世界自乾坤。

又

却嫌紺殿多車馬。

時與白雲共往還。

凌雲岩

舉首去星辰不遠。

挺身在日月之間。

釋氏

欲識天真。池裡蓮花數朶。

能明正覺。橫中枯木千春。

又

六月生寒。白雪軒中禪定者。

十方分馥。青蓮山上總持人。

又

雲外鐘聲留月色。

池前法雨亂天華。

又

泥濘生金蓮。莫道色身原是垢。

虛明涵碧水。須知真性本來清。

又

建水卽西天。騎象雲間能說法。

雪峰亦淨土。牧牛圖裡可明心。

又

自證自修莫道此山非彼岸。

卽心卽佛。須知東土是西天。

又

放不盡靈光。窓頭一月。

含無邊生意。梅蕊同春。

又

皓月照禪心。曾向高山啓囊取藥。

澄心窺色相。還從福地浮錦渡杯。

又

說法能明帝釋氏。

課童又是仲尼徒。

又

奕世總持勝地。峰真脉。

千年常住。飛花鷲嶺天香。

又

名重緇流息地。能談果報。

老多白髮入冬。反作頭陀。

又

無見卽無迷。半嶺松華入老。

不清亦不垢。隔溪鳥語山空。

又

無心卽是雲。閑在嶺頭片片。

上善莫如水。始流山下涓涓。

又

真心超出三千界。

妙法還從不二門。

又

一刹一塵。九品蓮花。懸日月。
非心非佛。十方淨土。悉虛空。

又

色色都空。五蘊幻身。皆佛性。
如如不動。一花法界。在明心。

又

一朶青蓮。自是水雲世界。
千年枯木。閑隨鹿豕春秋。

又

能自怡情。天外莊嚴一刹。
每修苦行。雲間棟宇千年。

又

儒履道冠。身着袈裟。談佛性。
黃花翠竹。人窺色相。識禪心。

與外翠竹人巖色味清華山
謝長慶詩良音樂家趨新卦

又

每勤苦行雲間棘字千手

前自計計天衣鉢一係

聯句跋

吾

師三教先生。生平所著書。草稿甫就。輒為
志者付之梓氏。蓋已遍滿宇內矣。都從受
業亦有年矣。於先生之書。未能盡讀。時詣
宗孔堂。見主敬集義聯。及心聖道不遠人。
性本相近等句。即沾沾自喜。以為即心即
聖。雖孔老釋迦。未嘗不可學而至也。及讀
四關八德。言行生死義利等句。又未嘗不

痛自刻勵。恐恐然慮有玷於夫子之門墻也。古所云見堯於羨。見堯於墻者。是之謂矣。然則三教之道。本之於心。筆之於聯。豈曰補其書之所不逮已哉。亦且拔其尤者。而簡切示人。令吾輩觸目警心。常自猛省。自證自修。無敢怠忽。而爲天地間第一流人物爾。此其嘉惠來學。非淺鮮也。於是都不自揣分。遍訪諸同門兄弟。及諸玄宮梵宇。凡有先生之撫景寫懷。與夫因人而立訓者。俱採而輯之。得若干對。殆見其精華。充溢氣味天然。無非明三教之源委。闡三才之妙用。內而心身性命之微。外而常倫理之大。舍此而外。更無他道也。視夫敲詞摘句。求爲盈耳奪目之小技者。真不啻天壤矣。萬世而下。有志於三教者。誦先生之聯句。悟先生之心學。寄於聯而不盡於聯者。自能心領而神會之。豈曰不落於旁門曲徑之迷。亦且遠離夫是非牙刺之

耶名
謬矣。不謂之開萬世道學之太平乎。都謹
跋而梓之。以與同志者共之。云爾。門人張
承都百拜謹跋

三木之...
華文...
...

